

連心鎖

克揚 戈基



鎖心迷

克 扬 戈 基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二年·太原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小说，以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农村为背景，描写了我新四军一支骑兵部队中的国际主义战士——朝鲜同志，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同中国人民一道，在极其艰难和复杂的环境下，英勇机智，团结战斗，依靠群众，克敌制胜的故事。

作者以饱满的革命热情，歌颂了毛主席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；歌颂了朝鲜同志高度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；歌颂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。

作品题材新颖，情节曲折，语言朴实，着力刻画了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女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许哲峰、安蓉淑、朴成模和方炜、刘大娘、刘大嫂等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英雄形象。

这部小说，我社于1962年出版，这次重版，作者根据工农兵群众的意见作了重要修改。

封面画：董辰生

连 心 锁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西印刷厂印刷

1962年1月第1版

1972年6月第2版

1972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88·435 定价：0.87元

目 次

第一章	解救·····	1
第二章	宿营之夜·····	16
第三章	双岭大战·····	45
第四章	安大姐·····	73
第五章	坚持·····	121
第六章	秋收·····	164
第七章	拉锯·····	207
第八章	决斗·····	266
尾 声	·····	338

第一章 解 救

—

一九四一年，春末，一个轻风薄雾的黎明。

徐州与蚌埠之间，津浦铁路东侧，敌占区里。

大好的春光晓色，但这里，却象隆冬深夜似的昏昏沉沉。雾影里，一座座光秃秃的村庄，没有一缕晨炊的烟火，一片片草茸茸的田园，也不见一个早耕的人影。大路上，尘土积得很厚，连那常年碾压的车道沟印，都被填盖得只剩下个痕迹。一望无际的原野，死一般的沉静，偶而有几声狼嚎和鬼子哨兵的吼叫，在传送着凄厉恐怖的气氛。

晓色朦胧中，西面，远方，忽然出现一股尘头，迎着朝霞，漫野推进。那尘头，越升越高，愈来愈近，尘雾里，蹄声激壮，战马嘶鸣，联络的哨音和口令声，清脆嘹亮，划破了这荒原晨空的寂静。

一轮红日升起，风熄，雾散，橙红的大地上，一队人民骑兵在纵马驰骋。

这支骑兵约有三百人马，清一色的日式装备：日制的马枪、马刀、钢盔、马靴，歪把子轻机枪，八八式掷弹筒。兵强马壮，整齐威武，在朝阳下纵马疾进，显得更加矫健。

队伍前头，二马当先，一白一红，都跑得快如疾风。马上的人

都佩着带黄穗的日本大马刀，挂着驳壳枪和望远镜。骑枣红马的人，年约二十七岁，阔额剑眉，宽肩长臂，处处显露着刚毅果敢的战士气魄，身上象有永远用不完的劲。乘大白马的这位，年在三十开外，身材魁梧，面庞紫黑，眉宇间隐约有一种坚决稳重的神情。他们俩就是这支骑兵的领导人，年长的是教导员方炜，年轻的是大队长许哲峰。

大队长许哲峰，在奔马上不时举起望远镜，察看远方地形。教导员方炜，双目微合，象在思索着什么，大白马如此剧烈窜腾，他依然那么四平八稳。

“一中队！”许大队长转脸向后下达口令，“派出侧方警戒，搜索可疑地形。”

口令传出之后，立刻就有两小队骑兵，一向左，一向右，雄鹰展翅似的冲跑开去。

“保持队形，加速前进！”许哲峰又发出了一道口令。

口令，被迅速地向后传递着，大队的行速比前更快，声势比前更猛，生龙活虎般的向东如飞而去。

骑兵队伍过去不久，原野上又出现了大队的步兵，浩浩荡荡向东开来。队伍是分多路并列开进的，各“路”之间相隔都在一里左右，彼此相望，警戒相连；队伍前头都派有尖兵，尖兵之前都有陪着向导的便衣侦察员。乘马的通讯员们，在队伍里奔跑往返，传递命令，通报情况：提高警惕，提高警惕！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袭击和阻拦。

这是新四军一个主力旅在敌占区里以战斗姿态行军的强大阵容。

这个旅的前身，是一九三九年从华北南下的一个八路军支队，与新四军会合后，编入新四军序列。但是，根据地的群众，却

仍然称他们为“老八路”。这个旅原在豫皖苏边区活动，因皖南事变后，华中敌后形势更加紧张复杂，才又奉命东进，去会合新四军主力，加强苏北敌后的对敌斗争。现在，“老八路”已经越过了津浦铁路，越过铁路之后又赶下了两天行程。眼下，只要再过一道公路封锁线，就可进入“路东”根据地休整了。方才过去的骑兵大队之所以要那样急冲猛跑，就是要在封锁线上打开缺口，掩护主力开进。

从开进着的步兵队伍的队列深处，蓦地弹出来一匹黄色骏马，流星似的越过尖兵分队，朝骑兵大队的去向驰去。马上，伏着一个十八九岁的“小八路”，浓眉大眼的方正脸上，还含有几分孩子的稚气，他左手挽缰，右肘上悬了一支崭新的马大盖，左胯上还吊着一把无穗的大马刀；随着马的急剧窜腾，上身也有节奏地起伏着。马儿都跑得快要飞起来了，他还嫌慢，还不停地吆喝着：

“巴力！巴力！”^①

这个吆喝着巴力巴力的“小八路”，是骑兵大队的通讯班长，名叫朴成模。他是今晨部队出发时奉许大队长和方教导员的命令，去给旅部送一份报告的。按通常情况，他这时应随旅部行军，待过了封锁线再归队，现在他这样心急火燎地赶回来，显然是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了。

小朴紧催战马，奋力猛赶，马累了，连声嘶吼，人着急，头上直冒汗。正奔跑间，黄色骏马忽然昂首鸣叫，放慢驰速。小朴抬头一看，前面不远，有十几个穿便衣的人，在破坏敌人的长途电话线。小朴举枪挥舞三下，对方有一个人举驳壳枪在空中划三

① 朝鲜语：快！快！

个圆圈。小朴认出来了，自己人，他们是旅部侦察队的便衣班。

侦察员们也看清了小朴，便有人喊道：

“小朴！别再往前跑了，再往东走十五里就是三道沟，那是敌人大据点，有一个团的伪军守着哩！”

“小朴！骑兵大队朝东北方向去了！”又一个侦察员喊道。

小朴有礼貌地答道：“谢谢啦，同志！我是照马脚印赶的，错不了！”说罢，带转马头向东北方向驰去，一转眼工夫就去了老远。只见一股小小的尘头急速地移动着，快得就象一支刚脱弦的飞箭。

骑兵大队驰进了一片乱坟滩。

这片乱坟滩有百亩大小，坟丘一个挨着一个，有新的，有旧的，还有塌得只剩个土疙瘩的。在一片践踏乱了荒草丛中，躺着十几具青年男女尸体，从他们脸上、身上一道道伤痕和地上的一大片鲜血来看，是经过敌人酷刑、英勇不屈，刚被惨害的。尸体旁边还丢弃着一根带血的皮鞭和几颗亮晶晶的子弹壳。成群的野狗，在乱坟地里厮打咬闹，被突然到来的骑兵冲得四向奔跑，跑不多远，又回过头来，舐着血红的舌，睁着血红的眼，不肯远离。

这惨象激恼了骑兵大队的指战员们，一张张征尘仆仆的脸，刷的一下阴沉下来，纷纷下马，牵马扶刀，朝大队首长面前围拢过来。

许大队长和方教导员并肩站在一起，脸都绷得铁紧，可以看出，他们俩也在激怒之中。不过，方炜表现得含蓄一些，许大队长眼里早就冒出了火星。少倾，许哲峰猛地跳上一座大坟头，举目四望，两道剑眉直挑起来。咔的一声，他抽出了寒光闪闪的大马刀，擎刀一晃，厉声喝问：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战刀！”战士们大声回答。

许哲峰又晃晃马刀：“干什么用？”

哗啦一下，战士们都抽出马刀，齐声怒吼：

“杀敌人！！”

“为了谁？”

“祖国，人民！”

“你们看！”许哲峰挥刀四下一指，“这些荒废了的土地，毁灭了的村庄，还有这爱国同胞的尸体……”由于过于激动，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“我们神圣的国土，被敌人糟塌成什么样了！”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战士们怒吼着，向大队首长围拢得更近。

“同志们！”方炜讲话道，“眼前的情景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是谁欠下的血债，同志们全都明白。现在，离我们的袭击目标只有二十华里了，一小时后战斗就要打响。进入战斗之后，希望同志们，把仇恨的力量集中到刀刃上去，坚决向敌人讨还血债，为祖国为同胞们报仇！”

“消灭日寇，讨还血债！！！”战士们的怒吼声犹如春雷乍起，响彻云霄。战马也都象受到了感染似的，一齐昂首嘶吼起来。

“好！”许哲峰马刀入鞘，从坟头上飞身一跃，跨上战马，扬起右手，喊道：“上马——前进！”枣红马啖的一声吼，一探腰窜腾而去。

一阵剧烈的马蹄声，骑兵大队疾风似的驰出了乱坟滩。

正驰骋间，忽听后面接连响了三枪，流弹带着吱吱的啸声从顶空掠过。

“停止前进！”

“停止前进！”

这口令迅速地由后向前传递着，骑兵们的行驰速度顿时减慢，由飞奔降成了得得的小跑。

许哲峰和方炜听到口令，同时打了个急旋，圈回马来。

“什么事？”许哲峰问。

队列里有人回答：“小朴回来了！是他发的‘紧急停止’信号。”

“嗯？”方炜皱皱眉头，“一定有新的情况。”

“下马！”许哲峰飞身下马，“向后传，小休息。”

小朴催马奔跑过来。临近许、方时，他忽一收缰，马突的一停，人猛的一倾，就势一翻身跳下马来，跑到大队首长面前，报告道：

“我把报告送到旅部，参谋长就叫我立刻赶回来。旅部刚接到师部的电报，说古镇和三道沟的敌人，今天早上偷袭了根据地，在母猪河东岸一带抓壮丁，要送到日本去做苦力。旅首长命令咱们大队，立即赶到出事地点救人。参谋长说，咱们原先的任务，改由八团执行。旅主力随咱们大队后面跟进，叫咱们行动要果敢、坚决。”

“立即赶到出事地点，救人。”许哲峰自语着掏出了地图，打开地图，一面问方炜，“老方，怎么干？”

方炜做了个沉着而又坚决的手势：“时间紧迫，救人要紧呐！”

“对，救人要紧。”许哲峰铺开地图，在图上辨认作战方位。

方炜吸口长气，再慢慢吐出，说：“哲峰，我看咱们不要照直赶。那样可能会赶到敌人屁股后头去。”他手指东北方向一座独立小庙，“你看，咱们从那儿插上公路，迎头拦击敌人，是不是更

好些？”

许哲峰两道剑眉一扬：“完全正确。”

排以上干部被传来了。许哲峰就着地图向大家介绍情况，交待任务。完了，方炜说：

“全大队不再统一讲什么了，各中队干部回去把情况和任务以及作战要求，向同志们说清楚了就行动。告诉同志们，打响以后，要利用野战条件，充分发挥咱们骑兵的特长，冲击要猛，砍杀要狠，力争速决。但是，千万要注意，不可误伤群众。”

“记住教导员的嘱咐。”许哲峰对干部们说，随即拍拍自己的刀鞘，“别忘了发挥它的威力，要刀刀见血！”

爱说笑的一中队长老崔惬意地说：“这可忘不了。咱们刚到路东来，还不知道这儿的敌人脖子皮有几分厚，不试试刀还行！”

“好。”许哲峰一挥手，“回去，十分钟后出发。”

干部们散去了。许哲峰收起地图，对方炜说：

“老方，咱们还那么分工吧，我打前锋，你掌中军，如何？”

“行啊。”方炜掏出了纸烟。

十分钟后，大队完成了简短的临战动员，指战员们都上了马重新排起队来。许哲峰立马于队前中央，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从队伍排头一直扫视到排尾。他满意了，转脸征询地看看方炜。方炜微微一点头，表示“可以行动”。

许哲峰掉转马头，手指东北方向那座独立小庙：

“目标——！正前方公路线，全大队成战斗队形，跟我来！”

喊罢，伏鞍，提缰，刺马，急驰而去。

骑兵大队的指战员们，又纵开了战马，摆开了阵势，掀起了遮天蔽日的尘头，向新的战斗目标疾进。

二

炮声一停，枪声便显得更紧，人喊马叫声也一阵紧过一阵。火光四起，烟尘滚滚，母猪河东岸的二十几个村庄，被敌人搅得天昏地暗，一片混乱。

一个矮胖的日寇少佐，骑一匹绛色的洋马，拖一把血腥的大刀，撇着独溜的小胡子，斜着有疤的左眼睛，狼似的嗥叫着。这少佐就是盘踞古镇的日寇大队长广田太一，一个灭绝了人性的法西斯强盗。在他的身旁，有三十几个鬼子骑兵和一百多个鬼子步兵，都在横冲直撞，疯狂地开枪、杀人，他们射杀一批老小，便发出一阵恶鬼般的狞笑。

黑色的伪军，狗仗主势，在挨村挨户地搜查、抓人、放火、抢劫，和鬼子们一道蹂躏自己的同胞。

老乡们都被敌人赶出了村落，扶老携幼，在田野里呼喊、奔跑着。区中队和民兵在掩护群众，抗击敌人，但终因力量太小，挡不住敌人的疯狂气焰，只掩护着部分群众，东突西走，和敌人周旋。

这母猪河是一条大河支流，只有十几米宽，是敌我之间的一道“自然”界线：河西是敌占区，河东是抗日民主根据地。根据地里常有新四军主力部队活动，敌人不敢轻易地进来，但这边沿区经常遭到骚扰。老乡们的耕牛都叫敌人糟害了，种子也给抢走了，春耕没法儿下种，区委便在全区范围动员，组织了一个相当规模的“帮耕队”，带着牲口和种籽，到边沿区来帮助播种。原先，有一个新四军主力营和区中队担任掩护，昨天下午，因别的地方发生情况，那个主力营调去执行战斗任务，今天拂晓，敌人

就对这儿来个偷袭大包围。由于情况来得突然，群众来不及转移，连“帮耕队”的人也全被裹在包围圈里了。

这次偷袭根据地的敌人，有日寇广田大队的一个骑兵小队、一个步兵中队，古镇伪军牛子汉团一个营，三道沟伪军周祖鑒团一个营，总兵力达七百多人。敌人在大包围圈里又分了许多小包围圈，每圈住一群老乡，把青壮年男人抓走，押过河西，在公路上汇成百人左右，就向古镇方向押送。老乡们不肯跟敌人走，河西的打骂、吵闹声和河东一样混乱。

人抓得差不多了，广田便下令收兵。他叫牛子汉团那一营伪军在河东担任掩护，叫周祖鑒团那一营伪军押着群众赶路，自己带着鬼子队伍，让一队伪军扛着抢来的财物，得意洋洋，向古镇“凯旋”了。

一批老乡被押走了，又一批老乡被押走了，灰蒙蒙的公路上，黑压压的人群拖了一里多长。

在这被押的人群里，有刘家哥俩——刘杰和刘喜。刘杰小名叫虎子，机灵、活泼，今年才十七岁，英俊的小圆脸上还布满着稚气。刘喜是个年近三十的壮年，一张纯朴、憨厚的面孔，眼里透着稳重、机智的神色，他是母猪河东二十里外刘家郢的农会主任兼民兵队长。这一次，他带着村里人来边沿区帮耕，突遇敌人偷袭，为了掩护群众撤退，和刘杰跟敌人打了一阵，子弹打光了，哥儿俩砸坏了枪，又跟敌人溜了一阵拳头，因寡不敌众，给伪军打得昏了过去，都被抓住了。

“跟上！快跟上！”

“他妈的！再不好好走，老子捅了你！”

伪军端着刺刀，吆吆喝喝，催群众赶路。

刘家哥俩怀着怒火拖着步子，故意慢吞吞地走着。刘杰边走

边骂，连伪军祖宗都骂上了，伪军打他，威胁他，他毫不害怕，要不是刘喜阻止他，他早跟伪军干上好几遭了。刘喜的火气并不比刘杰弱，这会儿他只是不动声色，脑子里正在琢磨问题。前几天，区委给他捎来消息，说鬼子在徐州一带大抓壮丁，要送到日本去做苦力。刘喜看敌人今天尽抓青壮年，一眼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。他心里异常焦急，一边走，一边思谋如何组织群众跟敌人斗争。

“虎子，”刘喜把刘杰叫到跟前，拉了拉他的衣服轻声地说：“别跟黑狗子们吵闹。敌人今天抓壮丁，看样子是要把我们送到日本去做苦工。咱们分头串连，告诉大伙：拚掉命也不能到日本去，作好准备，看我甩毛巾为号，一齐暴动冲出去。”

“噯。”刘杰点了点头，故意找伪军闹事，在人群里窜来窜去，暗地里给乡亲们传话。刘喜也假装找人讨火点烟，秘密布置斗争计划。

一阵得得的马蹄声，十几个骑马的伪军官兵，簇拥着三道沟的伪军团长周祖鏊和他的帮凶张团副，呼呼喝喝，从被押群众队伍后面撵上来。

周祖鏊，五十多岁，圆脑袋，扁脸蛋，厚嘴唇上蓄着几根骚胡，一副胀尸似的身架，穿一套“汪记”军装，戴着上校军衔，故作威严地坐在青灰马上。张团副是个中校，三十浪当头，苍白的脸，瘦长的个儿，镶两颗金牙，说一口地道的吉林话。两个伪军官说说笑笑，边走边聊，样子都兴奋得很。

“这些个穷百姓！”周祖鏊用马鞭指了指被押的群众，用老太爷的腔调说，“倒叫你们看看，是新四军有力量，还是日本人有力量！”

张团副忙着附和：“中国人全他妈的鼠目寸光！跟着新四

军走明摆着死路一条，可偏跟着。这一回，让他们到东洋去喊打倒日本吧！”

“只要有一个月工夫，”周祖鑒得意地捋捋胡子，“我的据点全修好了，新四军就是过河来，也只好望着我傻眼罗！”

“那当然！日本人也夸团座足智多谋啊。”张团副极力奉承，“瞧，眼前这回干得多漂亮，靠令侄孙疤眼子的干才，向太君报告情况的是咱们，最先动手的是咱们，壮丁抓得最多的也是咱们！凭这，团座就了不起。听说牛子汉闹了半天，才抓了五十几个，真他妈拉个巴子！”

“噉，噉，”周祖鑒笑得塌鼻子都快要缩进肥脸里去了，“要不是老弟你情报搞得准，新四军主力抽走了，我们哪敢到河东来冒这份儿险？要不是你查清楚了有这个‘帮耕队’，又哪能抓这么些壮丁？老弟，广田的功劳簿上也少不了你的一份！噉。”

“嘿嘿，全凭团座栽培！”张团副笑得两颗金牙连根儿都露了出来。

两个民族败类在喽罗们的前呼后拥下，走近了被押群众的行列。副官李狗子紧随周祖鑒，提着驳壳枪保护，特务队长卫四麻子一马当先，前头开路：

“闪开！闪开！他妈的，快闪开！”

噢！刘杰走慢了几步，背上挨了一鞭，回脸一看，原来是四麻子打他。刘杰正窝着一肚子火，这一下火气冲上了天，他脸一扬，破口大骂道：

“汉奸羔子！你要什么威风？”

“好小子，你还嘴硬！”卫四麻子红头胀脑地跳下了马，抽出驳壳枪直奔刘杰，“拉屎不看地方，我崩了你这穷棒羔子！”

刘喜再也忍不住了，抢到四麻子跟前，晃了晃拳头：

“你敢！”

虎拉一下，群众也一拥而上，象一道铜墙铁壁护住了刘杰，对四麻子怒吼道：“你要有种，就朝我们开枪！”

四麻子不由打了个冷战，脸气得跟猪肝似的叫道：“他妈的！你们反了！”手一扬，当的朝天开了一枪，“今天，不敲掉这穷小子，我就不是卫老四！”

四麻子气急败坏地窜上来要拉刘杰，这时，传来周祖鑒的一声叫：

“四麻子，过来！”

卫四麻子赶忙收了枪，跑到周祖鑒跟前，啪的一个立正：

“老爷，什么事儿？”

周祖鑒把他带到一边，避开人群教训道：“你跟我这么些年，怎么连一点生意经都不懂？一个苦力，到徐州是这个数儿——”他伸出三个肥指头，“三块大洋！只要押到徐州，日本人是现款交易。你他妈的动不动就想崩，崩一个就崩掉三块大洋，一颗子弹又是五分毛洋！都象你，我喝西北风去？俺，狗狗日的！”

四麻子被骂得喏喏连声，木桩似的站着动也不动。

“杀人，我比你的瘾大。那两个挑头的狗崽子刘喜和刘杰，是我的仇家，我为什么不杀他？”周祖鑒阴险地扫视了一眼被押的群众，压成气声说：“这儿不是杀人的地方！回过窍来没？”

“我懂了，老爷。”

“去吧！”周祖鑒挥了挥马鞭。

四麻子走了。周祖鑒两腿一夹，策马又驰进了被押群众的行列，眯缝着肉黄眼，扬鞭喊道：

“乡亲们！别怕，俺，到了古镇，听皇军训训话，管你们一顿

好饭，就回来，俺，没事！”

乡亲们听着周祖婆这恶心的吼叫，恨不得冲上去把这狗汉奸拖下马来，揍他个稀烂。大家怀着仇恨的怒火，都作好了暴动的准备，只要刘喜的暗号一举，就马上行动。

周祖婆看见刘家哥俩，黄板牙突的一咬，肉黄眼里射出两道阴森森的光，象要一口吞掉他们似的。他扫了刘喜和刘杰几眼之后，故意显出吃惊的样子，肥嘴一咧，冷笑道：

“嗨，这不是刘家哥俩吗？好啊！农会主任，领着群众走呀，干部带头嘛！俺，我姓周的总算对得起你们吧，你们领头分了我的地，占了我的祖屋，周某宽宏大量，不记仇，不记怨，还请你们哥儿俩到皇军那里去作客，这该不坏了吧？俺！”

刘喜横眉冷对地看了周祖婆一眼，没有答理。

“小虎子，你还是跟大太爷放马去，俺，我现在有几十匹好马哩！你偷我的那匹黑马，就算送给你了。俺！”

“我放你奶奶个熊！”刘杰压不住怒火，跳起来大骂：“汉奸！走狗！”

“啊！啊！”周祖婆气坏了，举起马鞭猛抽刘杰：“我揍死你这个狗崽子！”

刘杰眼明手快，闪身躲过，在地上抓起一块石头，照周祖婆的马头上狠命一下，大青马受疼，刷的一下窜开了，窜了一阵，就停在地里猛跑蹶子。周祖婆慌得两只手死命地抓住马鞍，连马鞭都扔了。

“摔死你这老汉奸！摔死你这老汉奸！”刘杰高兴得跳着叫骂。

周祖婆气得暴跳如雷，大喊：“狗子！把那狗杂种抓起来，给我活埋！”